



前急于求成，身上“杀气”太盛，鸟能感觉到。你决定：放平心态，就当早起行山锻炼，顺便看一眼鸟喽？你开始注意到别生命。斑蝉已经少量羽化，一只挂在芭蕉叶背面，懵懂地等着身上潮气收干，黑底黄点的胸部如同刚完成的漆器，油亮得让人想伸手触碰。

你找到树下的那块大石头，缓步走到上面。第二次来时你就在这个位置，它有条凸起，能隔着鞋底支撑你那稍嫌扁平的足弓。这里能看到几处灌丛的底部。

你放下望远镜，拿起咖啡，抿了一口，让温暖苦涩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，调整呼吸，闭上双目，任晨间的声音填满脑海。

“哪——哪——哪——”，是红头穗鹛，它们总在附近。大拟啄木鸟的哇哇叫和赤红山椒鸟的啁啾啁声很远，约莫山脊位置。一阵喧闹，是暗绿绣眼鸟和大山雀的混群经过。经验告诉你，这得看看——你睁开眼，拿起望远镜，果然，里头有两只淡眉雀鹛，等等，还有，和一只斑姬啄木鸟，甚至一只绒额鹛——和黄胸绿鹛一样，在深圳属于逃逸种。

再合上眼睛，让耳朵去捕捉一切。细微的“啾、啾、啾”划破空气，二重唱，是一对红胸啄花鸟飞过。环颈雉老咳嗽。白头鹇和红耳鹇好像在右边树顶上开一个跨物种的会。黑脸噪鹛“丢——丢——丢——”经过，急匆匆地。山腰上有小鳞胸鹛，是不是上次那只？

接着，你忽然听到了——那熟悉的鸣声在前方响起。短促、碎裂、湿润质感。福至心灵一般，你睁开眼。跟前的枯枝中停着一只棕褐色的小鸟，腹部浅色，细致的鳞片状纹路沿着胸口展开，眼先眉尖发白，跗跖淡粉。白喉短翅鹛？！

你脉搏加速，咽喉干涩，牙齿咬住舌尖，放缓呼吸，慢慢拿起望远镜。

真好，你看到了一只红尾歌鸲。

（本文摘自《希望是那长着羽毛的小东西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希望是那长着羽毛的小东西》 任宁 著 新经典文化 | 文汇出版社

许湿润质感，七到八个音节各有微妙变化：

第一声最高频，短促开端，清亮而干净，如同打开一扇门，第一缕阳光撞上树梢的刹那，就像刀锋轻巧擦过金属，音调微微上扬，带着试探，半秒钟的时长后，甚至有一瞬间短短的休止，但你知道，陈述未完成。更多音节跟着冒出来，风拂起一连串涟漪，高音滑入低音，似乎想要依附于什么，又始终无法安放。尾音拖得细长，仿佛一条从山顶奔流而下的溪流终于进入河道。

它的叫声并非从某个固定方向传来，而是像雾气般弥散在整个林间，有一种独特的移动感，总是游离于你以为的方向之外。它既是一个点，亦是无数条线，如果尝试追随，你会发现它总是比你更快一步。那些声音之间的停顿，仿佛在刻意逗引，却总是让你徒劳地向错误的地方用力盯视。每一次叫声都仿佛是在向你抛出问题，但从不提供答案。

你也许会在林下看到成群结队的黑喉噪鹛和黑喉噪鹛，边翻动落叶，边咋呼经过，甚至发现逃逸但野化繁殖的黄胸绿鹛混迹其中。然而，天光大亮，白喉短翅鹛的最后一个音节被空气吞没，溶解在酸叶胶藤和米碎花的阴影中。演出结束。你再也没听到那熟悉的鸣声响起。

如果不幸忘了能量棒和咖啡，那么，又饿又渴的你，可以打道回府了。

然而你不会放弃。睡眠不足但还能撑的你，第二天会再去。林间，熟悉的鸣叫再次响起，像一根细细的丝线，牵引着你穿越山径。如果第一次时你忍着没有回放鸣叫，那这次你会觉得已经仁至义尽，开始克制地用手机播放鸣叫录音，像一封小心翼翼的邀请信——但它似乎并不领情。高峰告诉你，这种鸟不太吃这套。你也许甚至会看到基本确定是它的鸟影偷偷摸摸闪过，但没能拍到可供辨认的照片。你当然觉得这还不够能在你的鸟种清单里打上表示“完成”的对勾。未竟的寻找，还要继续。

第三次，你会抛弃黄历和所有关于巧合与运气的期待。你开始总结经验，会疑心是准备得不够，研究文献，学到许多白喉短翅鹛的习性，例如它在武夷山是夏候鸟……然而这些又有什么用？善良的高峰会劝你，何苦呢？秋冬更容易。你查过记录，知道他所言非虚，可你执拗的是现在。你也许会换个策略，放弃黎明，尝试黄昏，或许能打破僵局。

日落时的园山很美。你听到山腰处一声白喉短翅鹛的鸣叫，会像听到开饭的狗一样气喘吁吁跑上去，脑中闪过鲁迅《我的失恋》里的“我的所爱在山腰，想去寻她山太高”——但不知何故，那叫声如同一粒种子落入土壤，随着夕阳一起缓缓下沉，再也不见踪影。失望的你也许会趁着最后的亮光，随手循声找出一只小鳞胸鹛，观鸟人间的爱称是“卤蛋”，因为它尾羽极短，身体椭圆——你会在心里感谢卤蛋送来的并不丰盛但真诚的慰藉，但老实说，这也只能让你稍微不那么沮丧些，哪怕你在鹛鹛“滋——”的夜栖鸣叫中，还听到远处领角在日与夜的缝隙里唱着“忽——忽——”的歌。

再而衰，三而竭。第四次，已经是一周多以后。你会反思，之

□任宁

假设，仅仅是假设——你想到在深圳，找到一只属于三月的白喉短翅鹛。

首先，确认它是否真的存在。翻阅记录，研究分布图，答案浮出水面：是的。接着，你去请教那些比你更了解这片土地的人。就像鸟友张高峰那样经验丰富又热心肠的朋友会跟你说，这种鸟在深圳并不罕见，许多山里都能听到；山脚潮湿的灌木丛、溪流旁的林下环境尤其常见。他在梧桐山低海拔处也记录过，而若想提高目击的机会，园山往往是更合适的选择，甚至不需要真正爬山。

于是你决定去园山。

当然，准备工作必不可少。你应该翻了至少二十张不同的照片，却越看越迷惑。不得不更仔细查，终于弄清了关键之处：你的目标是华南亚种，它的分布范围从云南中部向东延伸到浙江南部和福建，与图鉴中描绘的西南亚种截然不同。

西南亚种的栖息地横跨喜马拉雅山脉，向西、北及东扩展至缅甸，以及中国的藏东南、滇西和川南。雄鸟几乎全身覆盖蓝灰，只有腹部一小块白色。华南亚种却是另一番模样：无论雌雄都是棕褐色，腹部稍浅。但两个亚种都有标志性的白色眉尖。

1822年，托马斯·霍斯菲尔德首次提出短翅鹛属。他描述了它们独特的形态——极短的翅膀，初级飞羽完整但第一枚退化，从第二至第五枚逐渐递增，第五至第十枚几乎等长，为最长，其余飞羽则逐渐缩短。他的总结仿佛给这些隐秘生灵的短翼加上一道文字的延长线，将它们自丛林深处提炼出来。

它们外貌朴素，羽色单调，轮廓简单，总是隐没于林下背景。它们的相似性几乎是一种幽默，每一只都像是前一只的翻版，让人既怀疑自己的眼睛，又无法放弃一探究竟。

一只不足一握的小鸟在枝头跳跃，短短几秒内便消失在树丛深处，只留下模糊的印象。但它也可以是一种乐趣和挑战。要辨认它们，你必须调动全部观察力，外观、鸣声和行为，以及它们活动的生境都要纳入考虑。

能够分辨这些性格羞涩、行踪诡秘的鸟儿，不仅是对经验的肯定，更是一种对自然细节的尊重。比起天空和云朵，它们更属于交错复杂的大地、苔藓、倒木、灌丛、溪流、落叶、岩石、树根。不动看不见，动了看不清——且不说辨认，要找到并拍下一只，都绝非易事。

你会迟疑，畏难么？不。如果自认是个认真的观鸟人，你会更来劲。

何况张高峰的热心指导可谓详细：车先开到公路尽头，下车后沿路前行几步，左侧的林子更容易听到动静。再往前，会经过一个声音极响的消防喇叭；越过那里，右侧山坡一路向上，直到小房子与碧玉潭的小瀑布一带，偶尔也会传来叫声。

于是，你选定良辰吉日（宜出行、入山；忌捕捉、动土），天不亮就出发。你也许会记得往背包里丢几条能量棒，在保温杯里装满热咖啡，也许迷糊间就忘了。

晨雾中，你会在高峰说的地方，真的听到白喉短翅鹛在鸣叫——短促的、碎裂的、带着些

每天都有无数小鸟飞翔在我们头顶。偶尔的几串鸟鸣声，提醒着还有一个自由而广袤的世界，在我们附近存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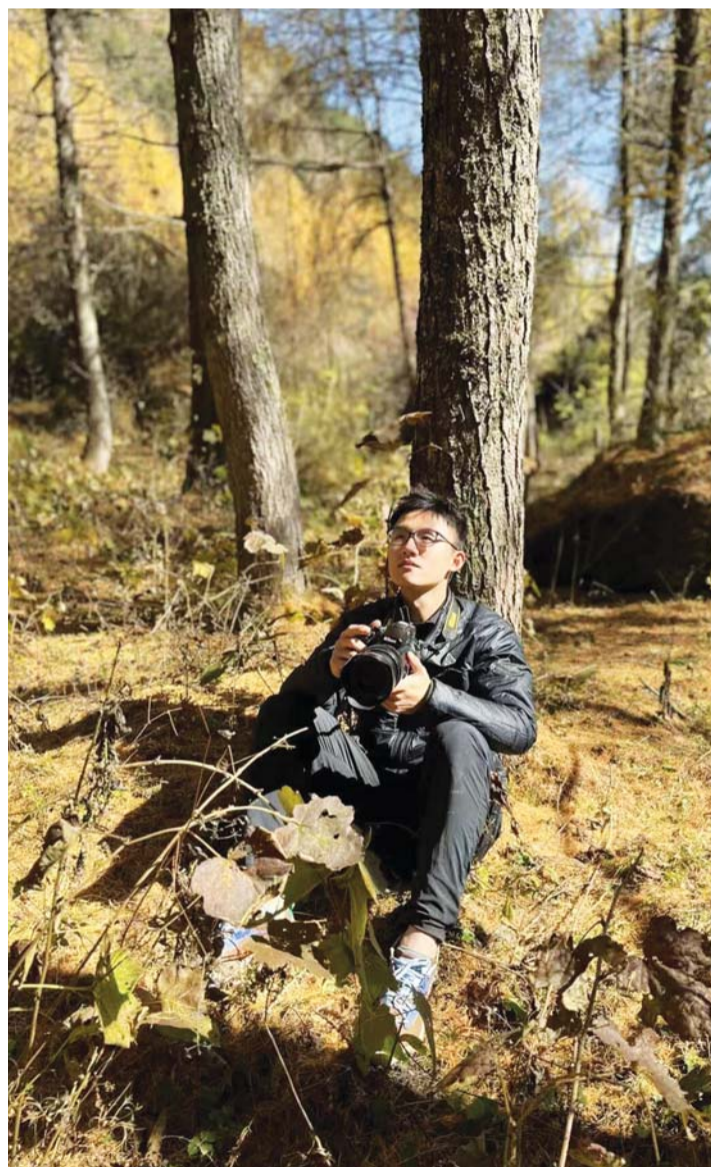
《迟早更新》恰恰小报播客的主播任宁，一直在为小鸟停下脚步，山野之间，城市边缘，他重复做着几个动作，在大多数人看来略显无用：拿起望远镜、观察、微笑，然后离开。

但他拥有了见过一些独特生命的眼睛。在中国的多个地区、世界的更多角落，任宁发现了鸟类的新纪录。

《希望是那长着羽毛的小东西》是任宁的首部自然文学作品，始于观鸟，却在时间、记忆与世界的缝隙里不断偏航。观鸟的乐趣，让颈椎得以舒缓；由观鸟串起来的人和事，让鸟成为记忆迷宫的引导；历史中的鸟，穿越千百年时空，发出同样的啼鸣，却折射出迥异的回响。

观鸟由此变成一种“随地走神”的生活休憩，也是通往世界的自由滑道。搭上鸟的翅膀，我们会更加自在地漫游。

# 每天， 我都在等那 长着羽毛的小东西



《希望是那长着羽毛的小东西》作者任宁